

教育的话题沉重而充满希望

我们从这里祈想明日——生命化的教育

#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

# 上课



forum

■不用费力了，我就是教育爬行者

■中国通识教育的出发

■你有多久没见到父亲了

■这样的中学生你可见过

■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

n the  
Future



福建教育出版社

## 他们 19 岁（下）

### 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 李纪珠 [中国台湾]

我的19岁充满美好回忆。那年我离开淳朴的宜兰到了繁华的台北，从单纯的高中进入多彩多姿的大学，外在大环境或校园生活都迥异于前，我对周遭所有事物充满好奇，觉得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我对多元化的生活和广泛的资讯感到非常兴奋，但一年下来，却发现自己很怀念宜兰平静安定的生活。大二之后，我几乎每周都会回宜兰，甚至整个寒暑假都待在家乡。

我开始思考自己喜欢什么环境，却没有肯定的答案，我喜欢文艺活动丰富的台北，也喜欢宜兰的宁静生活。

19岁那年，上了一年专业科目后，发现自己并不十分喜欢经济系，便旁听及选修许多系外科目。多方尝试后，虽未能确定自己的兴趣，但这过程却排除了某些不适合的领域。

19岁那年，我积极参与各种社团，发掘兴趣，这对日后的闲暇时刻很有帮助。

19岁那年，我开始兼任家教赚取生活费，学习经济自主，也学着以愉快的心情面对不愉快的事。当年从宜兰搭车到台北参加大学联考，晕车吐得一塌糊涂的梦魇始终挥之不去，搭公车去上家教课是一件苦差事。后来，我把搭车当作旅行，细细观察商店摆设及路上各色人物，心态转变后，路程就不再那么漫长。我体会到以不同的心情看世界，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19岁那年，我虽未找出适合的专业方向，却已明白专业走向及未来的生活形态上，获益良多。最重要的是，我清楚知道自己未来有无限可能。

（作者系财经专家）

### 5. 政治影响人生要必须走出校园

■ 萧美琴 [中国台湾]

19岁时，母校欧柏林学院开启了我走上政治之路的契机。一开始，我先从女性以

及少数民族的角度来观察周遭环境及社会上种族、国籍、阶级、性别的不公平现象。我参与一般抗议活动、工会抗争，以为只要通过自己的参与、帮忙，就能改善情况。

但事实常和想象有所差距，接触面愈广，无力感愈大。我开始思索，该从哪个角度切入，才能更有效地帮助受压迫的人？

大家都听过“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这句话，而从“管理”角度来看，参与政治的确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方式。可以进入正式的政治权力架构，在其中的核心运作；也可以在基层，包括在学校的学生会担任干部，一样也都算是从政。

能够看到受压迫的人站起来，看到社会公义固然是我的梦想，但我也知道，要实践这样的理想，光在校园中合纵连横，充其量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要发挥影响力，我必须走出校园，直接参与政治。对我而言，校园生活毕竟是个太舒服的环境，安全无虑，吃喝不愁，而听多了第三世界革命故事的我，就像是台湾的女革命家——谢雪红一样，充满了革命家的浪漫。

而在段时间中，我学习到愈来愈多有关台湾的历史和情况，我逐渐了解，知道自己的未来，一定会和台湾有关联。

1991年，大三上学期时，我把握住一个机会，利用短暂的时间回台湾，在吕秀莲的办公室待了一个学期，亲身体验当时台湾社会、政治上的风起云涌。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参与学校以外的政治活动，我踏出了第一步，也从此踏上政治这条不归路。

(作者系政治人物)

### ◎19岁的故事

■朱学恒〔中国台湾〕

18岁那年，我在《软体世界》开了第一个自己的专栏，栏名叫《奇幻图书馆》，介绍各种各样的游戏原著。

我跟主编先想出了专栏的英文名字：Fantasy Library。但几经思索之后，才终于把“Fantasy”这种有别于科幻文学的中文名称想了出来——奇幻。

最初几篇专栏，数万字都是用手写在稿纸上的。我买了几百张稿纸，没想到写不到两百张，我便改成打字，那堆稿纸再也用不上了。

为了写这系列的专栏，我必须把一本又一本的奇幻小说看过好几次，画上重点，最后直接引述在专栏中。为了查询专栏中描述的神话根源、龙的故事，我得待在图书馆中好几个下午，才能写出一篇。在我的用心之下，专栏推出后立刻大受欢迎……错了。由于专栏都是文字，几乎没有任何图片，介绍的小说又都没有中译本，所以每一期的读者意见调

查,都得到三个“第一”:最不喜欢及最想关闭的专栏第一名、最喜欢的专栏倒数第一。

于是,这个专栏就在一年半之后——我19岁时正式关闭。

大部分的人都只知道我成功翻译了奇幻小说《魔戒》,却不知道我有个在奇幻世界惨败的19岁……

(作者系翻译家)

### 我的19岁

■郭正佩 [中国台湾]

19岁,究竟是如何度过的呢?

那是在一个星期内,至少有20小时,在物理实验室里度过的日子……

好不容易偷得实验空档,伙伴们骑着噗噗作响的重型摩托,冲上大屯山顶看芒草,采海芋吃野菜,到深坑吃豆腐。在黑漆漆的暗房中,一边等待光学蚀刻结果,一边以为惊吓就是浪漫,和实验伙伴讲鬼故事杀时间,结果把自己和别人都吓得半死。

深夜杀到基隆庙口吃宵夜解馋,在滨江花市买齐60朵巨大向日葵与电子学教科书,包装给实验伙伴当生日礼物,结果收到三用电表作为20岁生日礼物的报复(怎么会有人送女生这个当礼物嘛)。

借口在系图书馆念书,可以多和心仪的同学相处;交作业前夜,和其他写不出来干脆放弃的同学,等着到“作业神”的家载回热腾腾完整版的解答,再彻夜狂抄。

19岁,开着MARCH载着一车男同学上山下海;那年夏天,只身到纽约,收到同学“要勇敢喔”的生日礼物录音带。19岁生日,故意跑到MIT(麻省理工学院)许下心愿,期待自己30岁时,能在纽约、巴黎、东京等大都市,各待上一段时间,能以流利英语表达自己、讲差不多的日语、会胡说八道可用的法文。唯一比较具象的是,希望有一天,成为这所学校的毕业生。19岁的最后一天,参加探戈华尔兹国际标准舞竞赛,荣获第4名(学生组共四对参赛)。

无论如何也做不出结果的物理实验,最后变为人生中第一段“轰轰烈烈”(当时认真地这么想)恋爱的温床,总是无怨无悔熬夜的实验伙伴之一,最后变为男朋友。

无论如何不曾想过,会接受邀稿回忆自己的19岁。就算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可能性不大,至少绝不可能成为“作家”。

(作者系年轻女科学家)

(本书转载使用的部分文章未能在收录前一一与作者取得联系,在此谨表歉意和感谢。请作者与本社联系,以便领取稿酬。)

# 大明日教育论坛

(总第38辑)

FORUM ON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主办单位

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教育在线》网站(www.eduol.com.cn)  
福建教育出版社(www.fep.com.cn)

## 目录 · CONTENTS

### 一种关注

李纪珠等(中国台湾) 1 他们的19岁[下]

### 视点聚焦·教育之声

#### 话题: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上课

- 彭清亮等 8 我们今天应该怎么上课[教师“众议院”]  
东方鸣 26 教师的困惑: 抬着学生上课[评论“灌水区”]  
林少敏 29 “优秀教师”与“剧场效应”[学者“一言堂”]  
张文质 30 不要偷走孩子的梦想(外一篇)[学者“一言堂”]  
刘克敌 36 私人讲学——文人最后的舞台与家园[学者“一言堂”·链接]

### 年度教师

徐 莉 41 不用费力了, 我就是教育爬行者

### 报道与争鸣

- 刘雅娴 叶小绮(中国台湾) 59 不再飘流的“浮萍”  
吴 铭 65 中国通识教育的出发  
成知辛 75 质疑: 课改中两个刺目的疵点  
减字御街行 77 高考语文: 用别人的脑子思考自己的答案  
不 得 81 没家教的年代

### 课程研究

- 刘 伟 84 ·课堂解读·给民族的未来播种  
——与深圳育才中学严凌君老师对话  
默 子 90 ·课堂解读·选文上的短视影响着价值观

钱理群 95 · 阅教书香·“以心契心”的交流，弥足珍贵的“个案”

——陈日亮《我即语文》序（续）

刘荒田等 103 · 心灵家园·你有多久没见到父亲了

——献给教师一组新的“背影”

## 域外观察

加 文 116 这样的中学生你可见过

## 后随笔时代

彼得·基·贝得勒（美国） 122 · 杏坛手记·我为什么要当教师

徐 刚 125 · 杏坛手记·其实是宏大叙事

——读文怀沙先生《神州有女耀高丘》

杰伊·帕里尼（苏格兰） 128 · 民间语文·别人的藏书

鲁 亢 132 · 民间语文·爱你的邻居

## 编辑推荐手札

135 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

142 三人行，且说《明日教育论坛》

151 教育选萃

## 编后记

---

## 《明日教育论坛》编委会

名誉主任：顾明远 叶 澜 朱永新 黄汉生

副 主 任：余文森 康长运 黄 旭

编 委：王 永 田慧生 叶 澜 朱永新 朱永通

李镇西 肖 川 余文森 杨青楚 张家全

张文质 郑金洲 郭元祥 顾明远 康长运

黄汉生 黄 旭 焦晓骏 鲁 亢

主 编：黄 旭 张文质

---

## 《明日教育论坛》工作室

邓诗霞 沈国才 陈玉龙 林 彦 鲁 亢

题 签：顾明远

责任编辑：陈玉龙

特约编辑：鲁 亢

美术编辑：赵 艺

编 务：刘永席

## 教改：超越官僚化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指出，很多经验现象表明中国教育体制的官僚化或者说行政化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首先表现为教员与行政的错位，中国教育以权力为本，以经济利益为本，如此，在行政和教员之间的冲突中，教员必定是失败的一方。其次是教员和学生的错位，因为强调“量”，中国教育也呈现可以称之为“假人本教育”的现象。一方面，行政领导要求教员对学生有“以人为本”的精神，尽最大的力为学生服务，但另一方面，学校行政领导本身并不是为教员服务的。中国要培养人才，教育必须要改革。要改革就需要权力，问题是谁来行使权力？要有一群能够超越于权力和利益之上的教育改革家。中国并非缺乏这样一个群体，但这个群体是否能主导教育改革则显然超越了教改范畴，而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 农村中学生阅读状况

江苏丰县顺河一中的司葆华老师以某初三班为例，就农村中学生阅读状况进行调查。农村中学生因条件限制，更受迫于升学考试压力，时间紧，精力有限，还有家长不支持，老师不让看，长篇读物基本不能涉及。阅读范围限制在一些短小时文，主要是围绕考试而进行的短平快阅读。与读书有关的一些活动，差不多都是应付，如读书笔记抄文章，读写大赛抄材料。有规定七~九年级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260万字，但农村中学生大多一年才读一本书，尤其是作为读书重要功效之一的拓展视野，被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农村高中生的阅读情况可能更糟。总之，在农村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自觉阅读的意识都还没形成。教育主管部门组织一些有关读书活动，到了学校多半成了搞形式和走过场，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 在大学改革中，教授有多少发言权

浙江大学历史学教授包伟民发表声明，说自己无法按学校的规定缴纳“助研经费”，因此烦请报考自己的考生“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有学者注意到，这种重大政策在制定时是否开展过广泛论证？政策推出后引起的议论，又多大程度能让主事者对政策中明显的不合理因素进行修订？大学（包括教育主管部门）推出新的改革政策时，政策制定者往往并不注意“平头教授”的意见，甚至会对“平头教授”的意见听而不闻。教授无法民主地参与学校管理，这就是政策刚刚推出，就遭致反对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很多政策最终背离改革初衷的根源。教授被“边缘化”以后，除非政策涉及自己的现实利益，否则，他们没有热情去关心学校的发展，而只顾经营好自己的事——论文或者专利。

▲她穿着T恤，卡其布裤，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是个明星学生，你更难想象她的成就，即使用哈佛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惊人瞩目。

——4月1日，《纽约时报》罕见地用15页的篇幅，报道原上海复旦附中学生汤致捷在哈佛的一年级生活，称她应该是中国素质教育想要看到的完美结果。以上是作者Ann Hnlibert对汤致捷的描述

▲真正喜欢阅读的学生永远都会有，甚至有些人会去读理论性很强的著作。比如现在有个学生通读了梯利的《西方哲学史》，据说他声称可以开这门课，但这毕竟是比较极端的例子。真正喜欢阅读的学生比例较小，而且绝对数量逐渐递减。

——天津南开中学老师程滨谈他了解的中学生阅读现状

▲我们见到一些老师声色俱厉，经常指责他的学生不该如何如何。那是这个老师没有境界，真正好的老师会像孔夫子那样，平和地跟学生商量着把这种天地人三才共荣共生的关系讲透。

——摘自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

▲晨诵、午读、暮省，将教育回归到一个朴素的整体，它既是对学科课程的补充，同时也是对过早精细化的学科课程进行一种矫正。

——这是“新教育实验”的一个倡导，朱永新先生说：“新教育其实就是心灵的教育。”

▲高教行政化、官僚化对教育和学术造成的损害可以说是致命的。在学术上它造成了“行政指挥下的学术”、“行政导向的学术”，事实上学术已经变成了行政的“婢女”。另外一个方面使得本应是同事和学术同行的教师变成了本单位领导的下属，导致了严重的学界“奴才化”倾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呼吁“高校管理应更民主”

▲古代的圣王说要“隐恶扬善”，意思就是要张扬这些自然的道德品质，不要张扬有些人身上同样自然而然的不道德品质……古人称为“凶德”——可以说，所谓“自然的”道德品质是指对人群生活来说自然的好品性。

——刘小枫著文倡导“自然道德品质”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根本的观点总是主张需要进化，分清楚什么人有利于发展，什么人对发展不利。中国很多老百姓也有这种想法，主张优胜劣汰。这太可怕了，由此导致的价值观就会把每个人都看作一种手段……

——瑞典汉学家罗多弼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 我们今天应该怎么上课

[教师“众议院”]

## 彭清亮：一些片段，一些思考

帕克·帕尔默说：“好的教学是对学生的一种深情款待。”好的教学，是生命全情投入的美妙光芒，是一块磁铁，是精神的自我培育和逸出，是确定的相遇中不可限定的自由，是每一个人对自己需求和才能的确认，是一次又一次的呼唤与等待，是一次又一次的意外与圆满，是演奏和用心的倾听，是从一滴水中看到世界的面影，是回到生活和对生活的诠释，是一次意外，以及这次意外悠长的回音。

——张文质

### 课前一分钟进入状态

我说的是上课前的一分钟，教师未进入教室前的那一分钟。在这一分钟里，我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默诵与自我激励。出现在文章开始的那段帕尔默的话便是我默诵的内容。默诵时，课本已拿在手上。默诵完，面向太阳，静静地感受太阳带给我的美妙光芒。隐约地看到，光芒携带着几十个小生命正在欢腾着。越来越清楚了，那是一张张带着温度的脸孔。他们伸出了几十双小手左右摇动，光辉就在他们的指尖跳动。明亮的眼睛闪闪地开而又合，合而又开。最是那甜甜的酒窝，仿佛盛载着期待已久的甘霖，那甘霖在阳光的斜射下逐渐升腾起紫烟来。

课前一分钟，我就这般灵修。我知道，课堂给了我与学生无数次相遇的美好时刻，我的生命在课堂里不断得到精神上的成全。有了他们的生命，我才得以留下无数个让我回味的片段。这些片段，让我思考，让我兴奋。然后，我又带着这些思考与兴奋走进了一个又一个课堂，当然我又会收获到一个又一个新的思考与兴奋。

### 平等，从打招呼开始

有次，我上县里的新课程培训示范课，我这般开始这节课：

师：同学们好！

生：老师好！

师：请坐！你们认识我吗？

生：不认识。

师：那想不想认识我？

生：想。

师：如果想认识我，怎么问我呢？

生：请问你贵姓？

师：我告诉大家，我姓彭。只了解一个我姓彭，还不足够，同学们再想一个办法。

生：老师，您尊姓大名呢？

师：好的。一听，你就是个很有教养、知情达理的人。我很荣幸地告诉大家，我叫彭清亮。敢于叫我的名字吗？

生：彭清亮，我叫吴娇，很高兴认识你！

师：谢谢。Nice to meet you. 她能够直呼我的名字了，我也希望每一个同学都和我成为好朋友。我们都是平等的人。这节课由我来上，大家该怎么欢迎我呢？

生：（鼓掌）

这是一个“师生相识”的片段。上课前，应该和孩子们做一些交流，让孩子接受你，感受到你是他们学习上的伙伴，共同成长的朋友。这就是所谓“热场”。当然，热场也并非只有这种形式。有次上展示课，下面有近千名学生、教师、领导、专家听课，而且又是异地借班上课，执教者的情绪往往会受到特别的关注，也因此会有紧张情绪。更重要的是，学生也普遍显得紧张。这时，我的打招呼，我的“热场”便从谈心开始：我坦诚地告诉大家，我和同学们都很紧张，然后提出我们得想一个办法，于是，课就这样顺利地开始了。无论是公开课，还是常态下的课堂，我们每节课面对的都是“此时此地”的学生。张文质说，即使是你熟悉的学生，他今天的状态也可能不同于往日的状态，今天的状态也可能正处于低谷，这就需要老师用一种很亲切的、互动的、孩子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孩子的精神状态得到最好的一种调整与表达。

### ② 善于利用资源，必要时现场开发

生<sub>1</sub>：第二性征是什么？

师：在老师没有帮助她之前，有没有主动帮助这位同学的？

生<sub>2</sub>：第二性征指性发育的外部表现，表现为男女两性在身材、体态、相貌、声音等方面差异。

师：看来她会应用我们书上的“知识采撷”栏目来丰富自己了，很好。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多想办法，多去查找书上的东西，多去查找网上的东西。还有没有需要和我交流的地方？

生<sub>3</sub>：我想知道体内激素指的是什么？

师：好，请坐。体内激素指的是什么？

(很多同学都在翻教材后面的“知识采撷”栏目了。)

师：好，同学们都在采用刚才这位女同学的做法——在翻后面的“知识采撷”栏目，做法很好，养成一种习惯。但是，我也翻到了这个地方，好像还没有查到这个知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生4：嗯，问知道的人。

生5：或者，或者找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书看一下。

师：现在，怎么办？

生6：请教老师。

师：呃，请坐，也有同学们请教我的时候。你请教我，我挺高兴的。哦，老师和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共同成长。

在这个片段中，我始终没有急于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而是鼓励大家自己想办法，当然，这也包括允许大家咨询老师。事实上，当那个同学提出“体内激素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时，我也并不知道答案。我一方面和大家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地对着话，引导他们，另一方面只有我自己清楚，我已经被学生逼入了死角。教师不是真理的代言人。余岱宗认为，对话真正的平等就体现在，有时候教师甚至会被学生逼入死角，教师甚至会面对学生突然间冒出来的问题迟钝上几秒钟、几分钟，这都是允许的。

课堂应该是一种生成，“不可限定的自由”赋予了课堂真正的魅力。意外，应该是课堂的应有之义，教师和学生在课堂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中会生成很多意外。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当时，有很多听课的老师。我在想，可不可以把他们也开发成教学资源呢？我大胆地这样做了。我面对听课老师，很真诚地说：

“实话说，我并不知道体内激素指的是什么。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老师可以帮助我？”这时，有一位女老师自信地站了起来，给同学们作了详细的阐释。她讲完后，我说：“本来大家是请教我的，可是我并不能给大家一个准确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彭老师找了另外的老师来帮助。你们心里有没有瞧不起彭老师？”结果我开心地听到大家说“学无止境”。

课后我想过，当时不这么处理也行，比如直接鼓励大家课后去查阅一下资料。不过这是后话，课堂是时间的艺术，不能回到当时的课堂了。可是，我当时这样做也并非不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不知道的东西我主动去寻求帮助，这本身也给同学们传达了一种美好的理念。这似乎已经超越了问题的本身。

其实，那节课里，在处理“青春保健”这块内容时，由于涉及到女同学的胸罩、经期卫生与男同学的生殖器、遗精等问题，考虑到我毕竟是男教师，讲女同学的事情

不太方便，而且也讲不透彻，于是我邀请了另一位女教师也是我的好朋友专门讲女同学的事情，而我只谈男同学的事情。我想，这是我大胆开发、利用教学资源的尝试了！

我曾经在《善待情绪，公开课上现身说法》一文中指出：“教学，最容易忽略教师和学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我常说，我自己和学生就是重要的教育教学资源。于是，我这堂课的着力点与用力点便集中在了我们自身真实的情绪上，而非假设的教学情境。”网友水月琉璃分析了这节课后说，这节课成功的基础在于彭老师对课程资源的发掘，这样的教学资源带着生存的气息、生命的气息，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最能点燃创造的火花。

### 进入心灵，震颤幸福

课堂上，我提出要分享同学们平时关于宣泄的具体做法，而且强调“最好能用你的亲身经历来让大家分享”。此话一出，学生便踊跃发言。有谈自己哭后而心理平衡的，有谈自己为什么要写日记的（将自己的悲痛或苦恼宣泄在日记里，直到心里感到轻松、舒畅为止）。

这时，一个身体结实的R同学慢吞吞地、有点不好意思地发言了：“老师，我觉得，打人也是宣泄情绪的一种。”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他经常打人，欺负小同学。”

这时，这位同学也低下了头，坐在后面的老师都屏住了呼吸，要看看我如何面对似乎让人难堪的课堂情景。

我马上说：“其实，这位同学有一定的道理。”

我顿了顿，想看看大家的反应。

这时，另一位男同学站了起来：“我很理解R同学。据我了解，他每次打人，都不是存心的。就拿上次来说，他在家里受了气，爸爸冤枉他了。他很想和爸爸打起来，但考虑到打不过爸爸，因此他有一肚子的怨气。到了学校，他看到了一位比他小的S同学，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地把那位同学打了一顿。他这就是在宣泄情绪。”

“听你这么说，我更加理解R同学了。”我同情地说，“是啊，坏情绪不宣泄出来，心理上是得不到安慰的。R同学，你说是吗？”

他点点头。我马上又对他说：“不过，我想再和你商量一件事好吗？”他依旧点了点头。我平和地说：“你觉得你受了冤枉，那位S同学又无缘无故地被你打了，他不冤枉吗？”“我当时没考虑这么多。”“那你现在觉得呢？”“他的确比我还冤枉。老师，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宣泄情绪要以不伤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太好了，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只不过行为上出现了偏差而已。我相信你以后会正确地宣泄情绪

的！”“谢谢您，老师！很少有人理解我，我今天太幸福了！”“我理解你，你也要尝试着多理解老师，多理解同学，多理解父母，好吗？”

这个案例，简直是个意外，太意外的事件了！然而，教育教学，真正起作用就是这些时候。我们强调，课堂必须是安全的，教师的目光是温和的。学生的错误行为背后肯定隐藏着更为重要的意外。生命化教育强调课堂不妨慢半拍，或许就是这意思。耐心地倾听，是对孩子的尊重。只有细致地理解孩子，我们的课堂才能进入孩子的心灵，孩子才由此可以在内心深处触摸到幸福。

### 5. 细节，细节

毫不夸张地说，教育教学就是细节。武凤霞老师曾经在一个班作过调查：在这几年的学习中，哪节课你最难忘？孩子们的回答五花八门，但把老师最欣赏自己的一节课定为最难忘的课的孩子占比例最大。其实所谓老师最欣赏自己，完全体现在教师对学生的细节关怀之中。我曾记录过这样一个细节：

我先装着没看到他们的“违纪”行为，在教室的中间过道上慢慢（其实有点快）走动，观察大家的作业情况。当走到“违纪”同学旁边时，先对他微笑，然后柔柔地拍拍他的后背，轻轻地询问：“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吗？”“不需要了。”他有点不好意思轻声回答道。“很好！”我肯定这同学之后，又有目的地朝另一个目标走去。

面对学生的“违纪”，我就这样处理了。有时候，同学们做作业的过程中我需要大家安静，我便在黑板上写下这么一句话：“我听到了灵魂在静静地诉说。”然后，我又静静地观察。

间或，有同学抬起头来，自然看到了黑板上的话，并会心地微笑，顺便朝我看了看。我马上递给这同学一个微笑的眼神，并点点头。

于是，她马上又回到了作业中，静静的作业中，继续去静静地聆听自我灵魂的诉说。

其实，细节往往就体现在一句话中，体现在你对孩子的一个抚摸动作中，体现在你的一个眼神中，体现在你的一个肢体语言中，体现在你对孩子的回应作出的一个价值判断中，体现在你让他满足了小小的情感需要之中。总之，美好就在细节中。

细节关怀应该成为教育教学的一种习惯。当然，真正的细节关怀应该是一种发乎内心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这，依赖于教师自觉培植起对生命的敏锐感，对心灵的洞察力。因此，与其说是探讨“我们今天应该怎么上课”，不如说是研究在课堂上如何成全教师的生命，成全孩子们的生命。

【作者单位】四川达县亭子职业中学

## 孙明霞：只有15人的课堂

一天连上四节课，上到最后一节课四肢无力、疲惫不堪。下午在后面教学楼上完两节课后，匆匆忙忙赶往前面教学楼的2班上课。上楼推开教室的门，一下子愣住了：教室里只有十几个学生，有的在玩耍，有的在看书，有的在黑板上乱画着。

看到我进了教室，学生很高兴地和我打招呼，并告诉我：同学们都到操场去了。我以为是到操场排练很快会回来，就和学生聊着天等了一会儿，结果上课铃响了还是没人回来。我就问学生：排练的同学怎么还不回来？结果学生说今天下午是运动会开幕式的预演，估计回不来。怎么办？课，肯定是上不成了，看看别的班级也都没有人了，其他老师都让学生自由学习或者玩耍，因为除了参加入场式的三十多人，剩下的也大多去当观众了。看着教室内的十几张可爱的笑脸，我不忍离去，当即说：“今天就给你们这些人上课怎么样？”学生惊讶地说：“真的？”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当然是真的！”孩子们很高兴地说：“好啊！”鉴于人太少，我也太累，我就问学生：“我们围成圈来上课好吗？”孩子们欢呼雀跃，赶紧找了课本围着我坐了一圈，我数了数，15个人。

孩子们既兴奋又非常认真地坐好了，等着我上课。可只有15个人，讲什么好呢？讲新课，还有绝大多数的学生没有听，还要抽时间再补一节，干脆领着学生边玩边学吧。我说由于人太少，我们就复习怎么样？“行！”“我先提问同学们回答，然后同学们提问我回答，怎么样？”“没问题！”我就根据学过的知识点对学生进行提问。刚开始学生还很认真地举手、站起来回答问题，我提议“不用站起来了，坐着说就行”，“想到就可以说，不用举手”。学生逐渐地放松了下来，对我提出的任何问题，只要能想起来就大声地说出答案，想不起来的学生在同学的提醒下也逐渐地回答正确。有的问题假如只有个别能回答，我就会统一讲一讲。对于学生理解不透的难点部分，就再进行细致的分析，直到学生理解。

我提的问题学生基本上都回答完了，这会儿还剩一半的时间。我说我提问完了，是不是该同学们提问了？我以为学生顶多会问一问课本上没有搞懂的问题，没想到学生提出了很多课本以外的问题。有的学生问道：“木本植物茎的髓有什么作用？”我只好把髓储存营养和茎中的横向运输简要作了介绍。又有学生提出：“从电视上看到南方‘割胶’，流出来的那些液体是什么？”我首先肯定了他的问题，并夸奖说：这一问题提得非常好，牵涉到韧皮部中筛管的运输。茎中有疏导组织，其中韧皮部中就有运输有机物的筛管，割胶时流出来的就是叶子等部位进行光合作用制作的物质（当然里面也有水），主要是有机物。学生感到很新奇，原来是这样！还有的学生问道：“有的树空心了为什么

还能活？”我说你太善于观察了，自然界中的确有很多树木，特别是那些古老的或者粗大的树木，虽然空心却郁郁葱葱几百年，关键是它需要的物质得到了保证。什么物质？学生说是根部吸收的水分和无机盐，还有空气等。“对了，正是这些。水和无机盐的运输就是靠里面的木质部中的导管，虽然空心，但依然还有木质部存在。只要有木质部，就能把水和无机盐向上运输，而树皮部分的筛管可以向下运输有机物给根部。”学生感到很开心，因为这些知识可是书本上没有的，今天这不是“沾光”了嘛！当然也有学生对课本上不太明白的地方提出了问题，我作了解答。等学生想不起来要问什么的时候，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其间有在操场当观众的个别同学回到教室，看到我和同学们这么愉快的学习，就拿了课本悄悄地加入了我们的圈子。）

突然想起包里装着相机，何不把这些可爱的孩子拍下来？我说那些参加运动会表演的同学要是知道了我们在上课，会怎样？“羡慕加嫉妒啊！”我说那好啊，我把大家今天上课的情形拍下来以作留念。学生一听来了情绪，互相争着要当摄影师，我说那就每人当一次吧。于是，每个同学轮流当了一次摄影师，拍下了我们上课的状态。尽管有的拍得模糊或者取景不全，但他们也开心了一把。最后学生要我和他们合影，几个学生还非要和我单独合影，由此，定格了一张张天真、可爱的笑脸。

临走的时候，我问：“你们今天高兴吗？”“高兴！”“那就把高兴的事情记下来，好吗？”“好！”

回想这节课，我感到多亏留在了教室陪伴那些孩子。因为那十几个孩子是运动会开幕式表演队筛选剩下的，可以想象，这些孩子要么个头太高、动作不协调，要么个头太小，不像是中学生，他们上场肯定会使班级的表演成绩受影响。他们不会是真心地不愿意参加展示，而是无奈，甚至会郁闷，而我和他们在一起，无论学到了多少知识，最重要的是给了他们快乐。当我和他们说再见的时候，每一个学生都很真诚地喊着“老师再见”，有的还走到教室的门口对着我的背影喊“再见”，我只得回头再说一次“再见”。

【作者单位】山东泰山学院附属中学

## 边水临：教学必须是一个线性的过程

### 一、今天我们上什么？

按照帕克·帕尔默先生的话说，形而上讲，我们关照的“伟大事物”可能抽象成一虚无缥缈的概念。形而下而言，理科中的每一个定理、计算公式，以及蕴涵其中的科学思路都可以被称为具体的“伟大事物”。文科中的语言、表达技巧、脉络，以及蕴涵其中的人文思想，也当然是课堂中我们步步趋近的“伟大事物”。换句话说，这节课的教学目标、重难点，不妨明确地预设。

不过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困惑，我们好像经常无法完成预设的教学任务。我以为，如果我们仅仅在某几节课上无法完成预设的教学任务，大可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教学必须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非如火花一般闪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一节课没办法说明一个老师实际的教学水平。

一节课只有40或45分钟，我们不可能在一节课里解决所有“应该解决的问题”（包括让学生掌握）。学生如果能够“每课一得”或者“每课一两得”，那就是老师的成功了。因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这时候讲的这个知识点，学生可能早已掌握了，对他而言，花上几十分钟听自己已经懂了的知识，是在浪费时间；也可能有几位学生，他们的基础比较差或者用功不够，老师上课所讲的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于他们而言，这节课也是在浪费时间。

按照这样的说法，好像老师的每一节课就是专门为那些“还未懂但能够懂”的学生而上的。

一节课要上的内容，必须是学生还未懂但通过既定时间内的学习能够掌握的知识，这无可厚非。一节大多数同学能够由不懂到懂的课，它不应该因个别的学生已懂或者个别的学生还不懂而宣布失败。

## 二、课堂呈现的细节把握

1. 教师个人情绪调试。这一点不多说了。因为“不要带着情绪上课”已经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了，老师们也都知道，备课不单是备知识，也要备自己上课的心情。

2. “每人一得”。前面说过课前预设可以不要求太高，实现“每课一得”就算成功了，课堂的内容设置要以“大多数学生未懂但能够懂”为准线。但这不是说，为了大多数，我们就漠视了一小部分个体的特殊存在。正如帕克·帕尔默先生在《教学勇气》中所谈及的“亦此亦彼”，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实现“大多数同学不懂至懂”，也可以满足特殊个体的要求。教师必须是目光敏锐地上课，他需要能够在课堂上感受到每一位学生的认知水平，并以此为课堂调度的依据。

我们不妨假设两种情况：

A. 教师的课堂预设是合理的。教师对学生的认知水平、情感需要判断准确，课前预设的教学内容能为大多数同学接受，教师能够按照预设开展他的教学，实现了大多数同学的“从不懂到懂”。在此过程中，教师也必须捕捉到那些课前已懂或课堂上一直未懂的学生的信息。“这节课的内容他已经懂了，他如何参与？”一个优秀的教师必定不会说：“如果这节课内容你已经掌握了，那么你可以做与这节课无关的事情。”只会引导他积极地把已懂的知识从容地表达出来，在表达中增强信心，培养学习的兴趣，甚至应当引导其成为其他同学的榜样。对于“一直不懂”的学生，教师必须给他

一个强烈的暗示——老师并没有把你排除在课堂之外，你的不懂只是因为教师力量的无法兼顾，不完全是学生个体的责任；老师也一直期待着，你能够认真地听下去，在某一时刻、对某一知识点，突然懂了。

B.教师的课堂预设与学生的接受需要产生冲突。可能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教师在课堂上情绪激昂、滔滔不绝地讲解，而学生像“修道士”一样正襟危坐，或者做着与课堂教学无关的事。这时候，教师能否“转让课堂主导权”，变“我想教给你们什么”为“你们想学什么”就非常关键，诚然，这不是万能的妙药，但有时候为应急之用，又何尝不可。

不过有时候教师把“课堂主导权”交给了学生，学生的反应甚至会把教师逼上绝境。

比如高中文科班学生的理科课程或者理科班学生的文科课程，学生关心的只是“我花多少时间能保证不用补考”。中国的教育，在高中阶段已经在形式上对人才培养作了分界，理科课程对文科学生的考核要求不高，文科课程对理科学生的考核要求也不高，有的学生甚至不需要听老师的课就可以掌握课文。他们关心的是，我腾出来的这些时间，要花在哪一个跟高考有关的科目上。

当教师变“我要教你什么”为“你想学什么”时，教师能像“变脸”一样在课堂上讲授学生所关心的高考科目吗？

这已经不是单个教师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作者简介】边水临，某教育杂志编辑

## 赵赵：我的课堂——努力真实

我一直喜欢真实的课堂，看各种类型的课堂秀、课堂技术或艺术表演，总觉得哪怕是局部的短时间的虚假，都很别扭。

真实，从进入学生视野开始。

我一般喜欢早一点进教室，上课前的几分钟跟学生随便聊天。开始接手新班，学生惧怕老师，看到老师来了，以为已经上课了，或提前上课，他们会停止说笑玩耍，安静下来。我也不用特别说明还没上课，依然随意跟同学说话。

是些零零碎碎的话，并不在教育或辅导。比如一个孩子的笔袋上拴一个F1的赛车小模型，我就跟她说说舒米吉米阿龙索。很有意思，本来沉默内向的女孩子，谈着赛车，她的眼睛就亮了起来。以后的作业本里她会加上小纸条：老师，你喜欢汉弥尔顿吗？孩子们渴望被了解：他们的聪明才智性格爱好，被老师知道就很高兴。

这几分钟，老师就是一个说话的熟人，一个真切关心他们零零碎碎琐事的“邻家阿姨”。

这样混在学生群里，时间久了，他们也习惯了，围过来说话，或玩自己的。